



夏日的嘉陵江面，裹挟着水汽，透着一股闷热。江面上，武警重庆总队船艇支队的船艇编队犁波前行。几名官兵笔直地站立在船舶，瞭望两岸，身上的迷彩服早已湿透。他们是枪帆兵，战位在“三尺甲板”，鲜有“高光时刻”。集合队伍里，他们的“群体辨识度”很高。由于常年露天作业，人群中皮肤最黑的，准是枪帆兵。

枪帆兵是枪炮与帆缆两个专业的合称。航行中，他们要观水势、抛缆绳，在船艇靠离中完成带缆、解缆、备锚、起锚等工作；执勤时，他们要操纵舰载机枪和各类武器，时刻警惕江面的突发险情。官兵常说：“别看他们人人一手老茧，但都能干‘米上刻字’的细活，每一道磨出的纹路，都见证着枪帆兵的青春与汗水。”

# 船艇甲板上的青春刻度

■高梓翔 李安生 严安阳 本报特约记者 张永清



特稿

## 缆绳在手上磨出茧子，也磨出了本领

甲板上散发着阵阵热气，官兵拖洗甲板留下的水渍，前脚刚过，后脚就蒸发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橡胶味。外侧泊位，大大小小的船艇依靠缆绳与趸船相依。缆绳随着水波轻轻摇晃，在船舷上发出沉闷又有节奏的摩擦声。缆绳，是枪帆兵最常打交道的一个对象。此时，枪帆兵、二级上士朱江正弯腰检查每一处缆绳的磨损情况，粗糙的麻绳从掌心蹭过，留下深浅不一的印子。日积月累，之前的印子变成了褪不去的老茧，掌心层层老茧黄中透硬，从掌根蔓延到手指，摸上去像一块被江风打磨多年的牛皮。虎口处，一道长约3厘米的疤痕深嵌在茧层之间——那是一次紧急带缆留下的。当时，缆绳突然受力绷直，像一把利刃瞬间切入皮肉。清创、愈合后，疤痕便与老茧长在一起，再也分不开。

“缆绳在手上磨出茧子，也磨出了本领。”朱江告诉记者，同年兵里，有的人在驾驶舱操纵几十吨排水量的船艇，有的在机舱保障引擎运行，而他的军旅生涯，却和一根缆绳牢牢拴在一起。“每根缆绳都有自己的脾气。”新绳顺滑紧实，盘结顺手但难以把控抛缆角度；老绳毛糙发硬，握着力好但容易咬手。夏天绳子干，握之前得沾点水防滑；冬天表面泛潮，手劲要大才稳得住。他不光在抛缆角度、力度上反复钻研，还根据缆绳使用时间、软硬程度总结出一套不同条件下的抛缆方法，成功摸透了缆绳的脾性。

这身本事，是日积月累练成的。刚入伍时，朱江是支队的手榴弹投掷能手，但上了船才发现，抛缆比投弹难得多——缆头要准、落点要稳、受力均匀，差一点船就贴不上来。他把投弹的腰腹发力融入抛缆工作，又从零开始练习手腕的寸劲，一次次对着江面抛出去、拉回来。胳膊肿了敷一下、血泡破了缠一圈纱布接着练，直到有一天，缆头出手的那一刻，他心里忽然有了底——就是那种感觉。

如今，朱江不用看、不用问，只要手掌搭上缆绳，凭手部感知到的震动与张力，就能判断出船艇靠泊的角度和速度：绷得太紧，说明靠岸太快，得松缆缓冲；垂得太松，说明船身偏了，要收紧固定。在一次支队组织的军事体育运动会上，他创下的抛投纪录，至今无人打破。

“抛缆不是一项概略工作。”朱江说，角度、绳长的毫厘之差，是安全和事故之间的距离。这项在外人看来不过是“扔根绳子”的技能，没有捷径可走，全靠刻苦训练、摸索手感。

2025年，上级组织防汛抗洪演习，朱江的这手绝活迎来一次极限考验——他在“失事”危化品船舶起火燃烧的极端条件下，仅用20秒完成两根主缆的精准抛投与固定，为冲锋舟编队抢出了关键救援窗口。

指挥员当场竖起大拇指：“这身手，真快、真准。这是与死神赛跑！”

入伍11年，朱江参加了10余次救援任务。几次危急关头，他都是用缆绳第一时间为受困群众打通了救援通道。

走进趸船上的“锚地”书屋，一排装裱精致的绳结引人注目——这是朱江带领分队枪帆兵自己动手制作的文创作品。粗粝的缆绳，在他们手里编出了花，也编进了这些年在江上漂泊的故事里。

采访中，朱江的一句话让记者感触深刻。他说：“一名合格枪帆兵的手需要缆绳的‘打磨’。把血泡磨成茧，把厚茧子磨成铁，我们的手才能成为船艇最坚实的一道保险。”

## 在风浪中淬炼心性，学会与浪涌同频呼吸

枪帆兵，既要把握得住“帆”，也要握



武警重庆总队船艇支队组织水上巡逻。

苏春龙摄

得住“枪”。

练就一手过硬的抛缆、系泊本领，是保障船艇平稳靠离的关键一环；精通武器射击、应急处突，才能在突发情况来临时游刃有余、从容应对。练就两种硬功，都绕不开的一道坎——从岸到水，从静到动，从瞄得准到打得中。

二级上士王明雄曾有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。上船前，他是支队数一数二的“神枪手”。百米靶场，动作利落、心态沉稳，比武考核年年拔尖，提起他的名字，机动中队没有不服的。2023年底，支队推行船艇专业人才培养新模式，他和几名老骨干调整到船艇分队。分到枪帆岗位上的那一刻，王明雄心里甚至有一丝轻快——打枪老本行，只是换个地方而已。

第一次参加乘船应用射击课目考核，王明雄铆足了劲想要证明自己。

初上甲板，江风吹来，他一阵寒颤。船艇随浪起伏摇摆，瞄准景象剧烈晃动，准星在靶心上来回跳动，怎么都套不住那个十环。他心头一紧，本能地屏息、贴腮、扣扳机，可子弹出膛后，偏离了靶心。调整，再打，依旧偏离靶心。连续几轮下来，成绩单上的排名像一盆冰水浇透了他的内心：船艇分队垫底。

“陆上‘猛虎’成了‘落水猫’。”王明雄苦笑着回忆。那几天，他不敢看战友的眼睛。从前那些敬佩的目光，如今每一道都像在发问：那个“神枪手”去哪了？

夜里躺在床上，江水的拍舷声敲击

在他的心头——难道陆上练了这么多年，到了江上就功夫全废了？

他把被子一掀，坐起身来。黑夜里，他对自己说了一句话：“在陆上我是‘猛虎’，到了水上我也能成‘蛟龙’。”

天一亮，他找到艇长卓明森，两个人摊开射击数据开展复盘。结论像江水一样清澈：风浪不是干扰，是常态；晃动不是障碍，是战场条件。江面动中射击有规律可循——但前提是把陆上的肌肉记忆清零，从零开始。

那段时间，战友们发现王明雄“长”在训练场上。没有水上射击条件，他就自己创造条件：抱着固定滚轮练抗眩晕，站上浪木模拟船艇晃动，在起伏摇摆中一遍遍寻找最合适的击发时机。静对静、动对静、动对动——他把训练拆解成一个个最基础的模块，一块一块往身体里“装”。

记者见到王明雄时，他正带着班里战士练射击。他独自站上晃动的浪木，端起枪，瞄准，放下，再端起，再瞄准——一遍又一遍，给战友做演示。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，淌进领口，他浑然不觉。

“在风浪中淬炼心性，学会与浪涌同频呼吸。”教学中，王明雄反复说这句话。这也是他无数次训练中得出的体悟——不与船体晃动较劲，而是顺着浪的节奏，在起伏之间找到那个最稳的瞬间。

“一人强要带动一个队伍强。”这些年，王明雄借助支队岗位创新实践活动，把艇上几名老枪帆兵拢到一起，组建攻关小组。针对船上不同环境、不同

距离、不同姿态下的射击特点，从海量数据里归纳出一套贴合实战、简单易学的射击技巧。这套方法先后帮带数十名战友补齐短板、提升成绩，有效解决了以往应用射击中弹着点分散、成绩起伏不定的棘手问题。

“最大限度利用船体结构，不限定射击姿势。”王明雄结合一线经验提出的这条优化建议，历经多次实操检验、反复打磨完善，成为规范教学内容，得到广泛应用。

## 那一秒，在战场可能是“赶上”与“错过”之间的距离

下士朱茂山到船艇分队的第一晚，被警报撕碎了浅浅的睡意。

凌晨2点的江畔，一声警报划破寂静。他赶忙从床上爬起来，手忙脚乱地往身上套救生衣。走廊里全是急促的脚步声和装备碰撞声响。

“跟我上！”枪帆班班长王才义大喊一声。朱茂山来不及想，紧跟着冲了出去。

一艘停泊检修的货船因缆绳松动，在江心失控漂流，船上1名值守船员被困。如果不能迅速控制船身，船只极有可能翻沉，甚至撞击过往船只和大桥桥墩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战备艇劈波斩浪，向着任务水域疾驰。当时正值长江洪峰过境，水位远超警戒线，流速比平时快很多。江

面上漂浮着上游冲下来的树木、杂物，甚至破损的建筑物残骸，在手电和探照灯的冷光里若隐若现，像一座座移动的暗礁。

片刻，探照灯光柱锁定了失控船只。艇长安宇梁迅速调整航向抵近顶靠，但水流实在太快了，每次船头即将贴上货船船舷，就被一个浪猛地推开数米远。一次，两次，三次……反复多次，始终无法登船。

时间一分一秒流逝。朱茂山站在甲板一侧，攥着缆绳的手心里全是汗。他第一次感受到那种无力感：明明目标就在眼前，却怎么也够不着。

危急关头，王才义挺身而出，他猫着腰靠近船舷最前端，双眼紧盯两船之间那道不断变化的宽度缝隙。一个浪峰将两船猛然推近的刹那间，王才义纵身一跃，稳稳地跳到失控船只的甲板上。

站在甲板一侧的朱茂山，被王班长那惊天一跳震撼了。那一刻，他才真正明白：枪帆兵不光与缆绳较劲，更是在与时间赛跑。

在随后的“师徒结对·尖兵带训”仪式上，王才义与朱茂山结成师徒对子。他把班长那一跳刻进脑子里，反复摸索跳帮时机、落脚点位，努力练成肌肉记忆。

当记者见到朱茂山时，他正在一遍遍练习船艇跳帮。跳过去，跳回来，再跳过去。记者问他：“这么练枯燥吗？”他想了想，反而抛给记者一个问题：“反复练一个动作，最快只能提升1秒，你说意义在哪？”

没等记者回答，他讲起了前不久的一次水上综合训练经历。

“那次训练，指挥员临机导调，根本没有反应思考的时间。”朱茂山回忆，训练中无人机前出扫描建模，实时回传照片和视频，构筑起一套完整的态势感知网络。指挥员盯着屏幕高效决策，迅速下达前出指令。

那一刻，朱茂山和战友闻令而动，拉舷跳帮一气呵成，短时间内抵近无人装备锁定的核心点位，登船警戒。他们把时间优势转化为信息优势，为突击小组登船抢占宝贵时间。

“以往水上综合训练，由于水流、风速等客观因素影响，有人无人力量融合会出现响应延迟，极易错失最佳处置窗口期。”指挥员王明阔回忆说，这一次，几名枪帆兵的表现让他眼前一亮。

训练复盘会上，朱茂山看着自己提升的那一秒，有了全新的理解：枪帆兵的那一跃，打通的不仅是两船的物理距离，更是无人感知与有人处置的作战链路。千锤百炼磨出的那一秒，在战场可能是“赶上”与“错过”之间的距离。

一秒之差，足以打乱整套协同动作；一次失误，可能让整体部署陷入被动。当战场态势朝着体系化、一体化方向发展，朱茂山在方寸甲板上不断校准坐标——冲锋快一秒，制胜多一分。



采访手记

采访结束的那天傍晚，我在趸船的甲板上站了很久。

落日垂江，江面碎金万点。一艘交通艇刚刚返航，停泊在趸船旁。一名枪帆兵随即弯下腰，双手交替拉动缆绳，动作干脆利落。缆绳从他的掌心滑过，发出窸窣声响。我想到二级上士朱江那双手布满老茧的手——那些茧，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磨出来的。

在船艇支队采访的几天里，我握过好几次枪帆兵的手。说实话，不像是二三十岁年轻人的手。每一双手粗糙得像江边饱经冲刷的礁石，硬的地方像铁，厚的地方像牛皮。这些在他们看来“没啥可说”的老茧，在我眼里，就是盖在他们手掌上的成长印章。

来支队前，我以为会听到很多惊心动魄的故事。但枪帆兵讲给我听的都是平凡“小事”——一根缆绳怎么抛出去，一个浪头怎么躲过去，一个动作怎么从生练到熟。

# 盖在手掌上的成长印章

■本报特约记者 张永清

采访第一天，我跟着枪帆兵登上一艘船艇出航巡逻。一阵急浪扑来，船艇发生颠簸，我站在舷边，手不自觉地抓紧栏杆。一名年轻的枪帆兵站在我身旁，双脚像是钉在甲板上，身体随着船艇的起伏微微调整重心。他扭头看了我一眼，笑着说：“刚开始都这样，习惯了就好。”

“习惯了就好”——这是我在船艇支队听到最多的一句话。手上的茧，磨厚了就不疼了；甲板上的晃动，习惯了就站稳了；凌晨警报，习惯了就从容处置了。他们就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“习惯”里，把自己变成了船艇的一部分。

是什么让这些年轻战士甘愿将最好的青春交给一根缆绳、方寸甲板？采访中，我得到了答案。朱江对我说，刚学抛缆时，每天会把胳膊练得脱力，吃饭连筷子都握不住。他没觉得这有什么特别，“大家就是这样过来的。”二级上士王明雄对我讲起神枪手跨行的经历，语气十分平淡。只有讲到站上浪木、找到那种瞬间的感觉，他的眼神亮了起来。我问下士朱茂山：“这么刻苦训练的意义是什么？”他用一场演练告诉了我答案——枪帆兵要成为一座“桥”，连接两船、联系其他专业战友、连起任务胜利。

这些细节映射出这群枪帆兵的奋斗观——“把简单的事情做好就是不简单，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是不平凡。只要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坚持下去，再平凡的岗位也能成就不平凡的人生。”

采访时，有一个画面让人动容。一名老班长带着新兵练习抛缆，新兵连抛几次都偏了，低着头有些沮丧。老班长没有说话，走过去握住新兵的手，带着他一起发力。缆绳脱手而出，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，稳稳落在目标点。新兵回头看了看老班长，咧嘴笑了。

我的采访结束了，但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。江风依旧，江水东流。枪帆兵依然站立在甲板上，挺立在潮头。那些手上的老茧，一层叠着一层地生长，是盖在手掌上的成长印章，成为他们奋斗强军的无言见证。

第2052期



■中士 和向葵

## “心稳了，射击才更稳”

亲历者说



抽屉里珍藏着一张照片，定格了我在乘船应用射击课目训练时的场景，班长王明雄在我身旁耐心指导。

江面之上，一场以船只反劫持为背景的训练在趸船周边水域打响。“江心发现移动目标，立即对其实施射击。”指挥员临机下达命令，突如其来的“变数”让我毫无准备。动对静射击已经很难了，更别说是动对动射击。

就在我准备依托交通艇甲板卧姿据枪时，江心突然显靶，江风、雨雾、随波晃动的船体……诸多不利因素叠加在一起，让远处的目标宛若浮萍，瞄准极为困难。

“向葵，你看这浪一直在动，靶一直在漂，你告诉我，啥才是稳？”一时间，我难以作答。王班长拍了拍我的

肩膀说：“关键是心态要稳，不要做被风浪推着走的‘浮标’，心稳了，射击才更稳，你才能找到最佳击发窗口。”

说罢，他卧倒在甲板上，双肘稳稳撑地，枪托抵实肩窝，身体像是长在船上随浪起伏。就在一个浪峰将船微微托起，船体出现瞬间稳定的那一刻，他屏住呼吸，准星在靶标处短暂定格，只见他轻扣扳机，“砰”的一声，浮标靶应声摇晃。整个动作干净利落，船在动、靶在晃，可枪的准星始终瞄准靶心。

看着王班长行云流水的教学示范，我重新卧倒，试着模仿他的射击动作。可身体总是不听使唤，船一晃，我的呼吸就乱，枪口跟着画圈。王班长趴到我

身边，一手按住我的肩膀，一手轻压枪身：“别慌，跟着浪的节奏呼吸。浪往上升，你吸气；浪往下落，你呼气。在浪将船托到最高点时，果断扣动扳机。听我口令，再来。”

“吸气……稳住……就是现在，打！”随着王班长一声令下，我在船体短暂平稳的瞬间，对准晃动的浮标靶扣动扳机。“砰！”浮标靶剧烈一颤，命中了！那一刻，我终于找到了人、枪、船合一的感觉。

训练结束后，王班长把我叫到甲板边，带着我复盘。“刚才那一枪虽然打上了，但击发时机还是晚了半秒，要不是浪刚好回涌，子弹就偏了。”他指

了指我握枪的左肘，“根源在肘部贴地不实，腰腹没有锁紧，枪身微晃自己还未感觉到。别以为打中了就是完美，动对动射击，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。”

从那以后，浪木上我练据枪定型，甲板上我顶着江风瞄准漂过的落叶，在成百上千次的预压、屏息、击发中，寻找那种人、枪、船合一的“稳”。当年底，我参加乘船应用射击课目考核，卧倒、调整呼吸，随着浪的节奏寻找击发窗口，轻扣扳机——命中！最终，我的成绩是优秀，战友夸我是“神枪手”。

那一刻，我开心地笑了，也庆幸有一位耐心帮教的好班长。

（严安阳整理）